# 一路荣光

■燕 骁

## 那年那时

年终岁尾，各单位年度评功评奖火热展开。按照惯例，这之后便是送喜报。我回想第一次送喜报的经历，许多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天，我接到“送喜报”任务，内心非常兴奋。任务动员会上，领导说：“近日驻地大雪纷飞，想必各地亦如此。此行必是天寒地冻、跋山涉水。许多战友坚守岗位不能回家团聚，诸位替组织给战友亲人送去喜报和温暖，吃点苦也是值得的。我深信诸位走一程，有所辛苦也能有所感悟。”他还特地嘱咐大家，注意营造氛围，把温暖送到、送好；注意部队纪律，树好作风形象；注意旅途风险，确保个人安全。

规划路线后，我提前和战友小九联系。小九与我既是同乡，又是同年兵。我们毕业集训时在一个连队，曾一起学习训练。因他父母不在家乡，我需要将喜报送至位于遵义余庆的小九外婆家。

彼时年关已至，时间紧、任务重。简单收拾衣物后，我便踏上了旅程。由于直达目的地的车票已售罄，我只好在贵阳中转。登车时，站台上的旅客络绎不绝，乘务员举着喇叭，指引大家“往里走”。车上都是返乡过年的乘客，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我将行李举过头顶，循着间隙好不容易才找到车票所示的座位。然而，此时座位上有位旅客还在酣睡。想到车程只有40分钟，我便没吵醒他，索性坐在行李箱上休息。周围乘客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着在外打拼的艰辛，谈笑中流露出与家人即将团聚的喜悦。

那天，我刚下动车，便接到了小九的外公打来的电话。老人家询问我行至何方，好准备午饭。我客气婉拒，告诉他们不必等，要先去武装部。

不久，在当地武装部领导和同志的陪同下，我们驱车前往小九外婆家。敲门后，小九的外公热情迎接了我们。小九的外婆忙着烧水泡茶。聊起小九在部队的点滴时，两位老人都听得非常认真。

“外公，小九当副站长了，您知道吗？”我说。

“他上次休假回来时没有谈起。”小九的外公回答。

“是前不久调的。”我补充道。

小九的外婆比较腼腆，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录制视频时，小九的外公正襟危坐，外婆则更加不好意思。

“不要担心，我们身体很好，你努力工作就行了。”外公说。

“不必担心哈！”一直未说话的外婆笑了。

我也是外婆带大的，那温暖的笑容瞬间唤起了我藏在心底的思念。外婆去世很多年了，她以前最疼我，开饭时独做的一碗煎豆腐，平日里私藏的一颗青苹果、一瓶饮料……皆是为了我。如今，我已经长大参军，她如果知道了，定会为我感到骄傲。

那天，当我把荣誉证书双手递给二老时，他们脸上洋溢着自豪。时间匆忙，我还需继续赶路，他们说：“大老远跑来，连顿饭都没吃，很不忍心。”还让我转告小九，在部队好好干，不要挂念家里。

辞别小九的外公外婆，我匆匆赶往“下一站”成都。战友小益家在重庆，父亲在成都一个家具厂工作。次日一大早，我坐上中巴车，径直向郊区驶去，并在国道的一个路口下车。这里民房较多，我四处打听家具厂的位置，幸得热心人指引，才少走了好些弯路。那天，小益父亲见到我，赶紧停下手中的活儿，拿汗巾拍掉浑身上下的木屑。听我说完小益的立功情况后，小益的父亲说：“都是部队培养得好，孩子才有今天的成绩，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脸上有光……”

那天，为了不耽误小益父亲赶工，我便早早离开了，并于次日乘坐动车赶赴眉山。到达战友小霄家中，恰巧赶上饭点。我送上荣誉证书，便打算离开，无奈他的家人热情挽留。小霄的父亲高兴地说：“就像在家里一样，不要客气，一定要吃饱。”小霄的母亲眼角泛起了泪花，有些哽咽：“今天这么高兴，真不好意思，我不该流泪。可是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小霄。以前还不舍得让他去部队吃苦，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得一起支持他。”

临别之际，一家人出门送我。小霄的母亲递给我一袋柑橘，说是自家种的，拿在路上解渴。我再三婉拒，可她态度很坚决，我只好接下。返回途中，我拿出品尝，味道果然很甜。每次结束休假归队前，我的母亲也总会为我做一桌可口的饭菜，备些我爱吃的水果。我嫌麻烦总不愿带，母亲便开玩笑说，你带1个就给你100元。玩笑归玩笑，每次送我上车时，她又暗自抹眼泪。儿行千里，或许母亲都是同样的担忧和不舍。

从眉山返回驻地，要到重庆中转。下车时，瞧见路边的树上开始悬挂大红灯笼，节日氛围渐浓，我倒真有些想家了。深夜，我登上返回驻地的列车后，方知这是趟为了缓解春运压力临时增开的列车，靠烧煤取暖，且暖气只能供应两节车厢。眼见有暖气的车厢人满为患，毫无落脚之地，我便向后转移。后面车厢倒是人不多，只是寒气从四面闯进来，座位触手冰凉。可回想一路上与战友亲人相处的点滴，我的心中暖意渐升。

到单位后，我将一路送喜报拍摄的影像资料上交。后来，单位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前，这些影像资料作为家属寄语视频被持续滚动播放。那天，看到小九外公外婆的镜头，我顿时觉得，那段跋山涉水的旅途很值得：一份喜报，不只代表军人的功勋，也是对军人家属默默付出的最好认可和褒奖；一个仪式，胜过千言万语，它成为军人和家乡父老共享荣誉的纽带，让更多人感受到国家对军人职业的尊崇，也让身处军营的我们有了更多砥砺奋进的动力。

记得母亲常说，听到我在部队安好，她工作再累也开心。父亲也总说，同事都羡慕他的孩子是军人。我明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荣誉感”。

## 家风

# 难忘那段鱼水情

■王 臻

1925年3月，奶奶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现为辛集市）。在她9岁那年，曾祖父在给地主家扛活时，活活累死了，留下曾祖母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为了省下粮食给奶奶和舅爷吃，曾祖母长期挨饿，后来又患上肺结核，不久也撒手人寰。奶奶和比她小1岁的舅爷成了孤儿，靠纯朴善良的老乡们时不时接济，才活了下来。

1940年7月的一天，八路军在冀中平原与鬼子展开拉锯战时，一支八路军队伍途经奶奶的家乡。15岁的她毅然带着舅爷参加了革命。

由于年龄小，姐弟俩一开始被安排在晋中军区联校卫生所工作。不久，党组织又将她们送到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两年后，姐弟俩毕业分配回卫生所当医生。

有一段时间，敌人每天都会到根据地扫荡。一次，为了躲避敌人搜查，奶奶和几名医务人员分散藏到几位老乡家里。好心的老乡把女儿的旧衣服找出来给奶奶穿上，还顺势抓一把锅底灰抹到她脸上，让奶奶假装在灶坑旁烧火，将屋里弄得烟熏火燎，才骗过了鬼子的搜查。

还有一次，由于情况十分危急，一位老乡便带着奶奶隐蔽到一个山洞里。直到天黑后，再也听不到敌人的枪声，他们才从洞里爬出来。那一次，医护队牺牲了好几名战友。奶奶后来说，若不是那位老乡搭救，她恐怕也难逃厄运。

在与敌人的一次次斗争中，奶奶锻炼得越发坚强……她在自己的岗位上英勇战斗着，一度获得晋绥军区的表彰。

1945年，奶奶在山西省兴县生下我的父亲。为了继续行军打仗，她含泪将我父亲托付给一位老乡。那位老乡尽管家里条件也不好，可他和妻子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受饿，也要把省下的粮食给我父亲吃。最终，他们的孩子因营养不良不幸夭折。

1952年，奶奶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老乡。这时，父亲已经7岁了。那天，奶奶握着老乡的手，泣不成声。

受奶奶的影响，我父亲后来也参军成为部队医院的一位眼科医生。他每年都带队深入草原巡诊，治愈了许多牧民白内障患者。父亲离开部队后，我也成了一名军人。我曾从事过军民共建相关工作，在其中一直深切地感受着军民鱼水之情。奶奶每年都要不辞辛苦和父亲去看望当年帮助过她的那些老乡以及父亲的养父母。奶奶年龄大了以后，父亲就带着我每年去看望这些老人家。

那年，父亲的养父去世不久，养母也走了。父亲料理完老人的后事，在离开时，捧起一抔黄土，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里……

那天，望着父亲的背影，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奶奶说过的话：“你知道鱼儿对水的情有多深吗？”我想，我从奶奶和父亲的经历中，读懂了这份深情。

（**徐俊斌**参与整理）

## 家庭秀

画一杆钢枪
也要画上，另一只托举的手
你在边防守着界碑
她在后方筑着爱港

画一身迷彩
也要画上，另一种温暖的颜色
你用奉献垒出钢铁长城
她用坚强守护一盏烛光

画每一位军人
也要画上，每一位军嫂啊
画一画她们辛勤的汗水、守望的目光
画一画在我们没看到的，那半边天里
——她们的信仰
也披上过，一身戎装

**陈 赫**配文

**定格** 近日，某部组织“最美军嫂”颁奖典礼。图为颁奖典礼结束后，该单位为获得表彰的家庭画像留念。

**陈星星**摄

# 父亲的样子

■杨 阳

## 两代之间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在我2岁那年，他就因病永远离开了。因此，关于父亲的形象，我多是通过母亲的描述来想象的。

母亲曾说，我的父亲是个帅气的人，他五官立体，眼神深邃，无论在哪儿，总是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父亲还是个浪漫的人，只要他在家，总会将小小的屋子布置得非常温馨，吃饭时还不忘在桌上摆上一朵母亲最喜欢的百合花。还有一次，父亲骑车到很远的地方办事，那天刚好是母亲的生日，到了晚上，下起了大雨。父亲到家时，浑身都湿透了，可怀里的蛋糕用衣服包着没有被淋湿。

关于父亲在部队的经历，我就无从得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决定参军入伍，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离父亲更近一点。母亲起初不同意，因为我一走，她身边就更加没有依靠了，可最终她还是被我说服了。

入伍离家前，母亲让我记下一个电话号码。她说：“妈不懂部队的事。这是你爸爸的战友，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和这位伯伯聊聊。”当时的我，对母亲的话并不以为然。不久，我参军来到了父亲曾经服役的部队。

然而，军营生活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么容易。3000米跑，我的成绩总在及格线徘徊；实弹射击，我因害怕枪声经常脱靶；手雷投远，我更是常常不及格……看着并不理想的成绩，我一时间陷入了迷茫。

后来，我拨通了那位伯伯的电话。伯伯耐心听完我的困惑，笑着说：“想当年，这些课目都是你爸最拿手的啊。”我这才知道，父亲当兵的时候，五公里武装越野一直保持着19分钟的成绩，木柄手榴弹能扔65米以上，400米武装越野射击都能全部命中……军事成绩达到了全优。

“你爸爸入伍第3年就当上了一排一班的班长。要知道，我们那时候能成为‘排头班’班长，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儿！”伯伯在电话那头越说越兴奋。通过他的描述，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

结束通话后，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十几年前，父亲与我在同一片考场拼搏，他成了战友的榜样，我却给他丢脸了……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向父亲看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在体能训练结束后，再到操场加练几圈，以增强腿部力量；在休息时间，我会进行端腹训练，直到身体发烫颤抖，从而增强核心力量。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素质慢慢变好。

然而，尽管训练很努力，我的步枪射击成绩还是没有进步，因为每次实弹射击时，我都会被枪声吓得大脑一片空白。后来，在射击开始前，我试着让自己保持冷静，不断在心里告诉自己，如果父亲在，他一定希望看到我勇敢的样子。那次，我终于打出了优秀的上靶率。几天后，我接到了那位伯伯打来的电话。他说：“听说你现在很多课目成绩都不错，果然‘虎父无犬女’啊。”

那天晚上，我下哨后，一边往宿舍走，一边抬头看漫天的星空。那些星星一闪一闪，在很遥远的地方静静地注视着我，让我走夜路也不觉得孤单，心里忽然涌上一阵温暖。我想，父亲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颗星星？想到这里，我停下来，举起右手，向着夜空行了一个军礼。父亲是什么样子？我想，我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晰了。

陈嘉旭绘

# 军用水壶

■巢 量

## 家人

几个月前，我休假回到老家，看到父亲书房的墙上，挂着一个老旧的军用水壶，和我读军校时曾用过的87式水壶很像。起初，我以为这个水壶就是我换07式水壶后带回家的那个，没想到，父亲说那是爷爷留下的“宝贝”。

那天，我郑重地把水壶从墙上取下来仔细端详。原来，那是一款65式军用水壶，除了壶嘴偏小偏长，与我用过的87式军用水壶很像。历经数十载，草绿色的壶身已经没有太多光泽，部分地方油漆脱落，还有几处有些凹陷。铁扣环因为常年系在绑带上，留下了几道红褐色的锈痕。曾被多次拧开、盖上的黑棕色壶盖，边缘磨得发亮……

看着这个水壶，孩提时模糊的记忆从我的心底升起。那时，爷爷的确经常背着一个水壶，蹚过被雨后溪水漫过的土堰，再爬过几个小山坡，到村头的山梁上种地。在他日复一日的劳作下，那些犄角旮旯的“巴掌地”，总会长出红薯、花生、南瓜、芝麻。而这些劳动果实，最后变成了烤红薯、炒花生、南瓜饭和芝麻糊，进入我儿时的肚皮。

“去老屋看看吧？水壶就是从那边拿过来的。”父亲提议。父亲说的老屋，是在我出生那年，他和爷爷一起盖的红砖瓦房。我在老屋生活了18年。参军入伍后，家里搬到新房子，我就很少再回老屋。

看着窗外秋意正浓，我欣然同意父亲的提议。这些年，去老屋的路拓宽了不少，还铺上了水泥。由于家离老屋不远，我们决定步行前往。我背着爷爷的军用水壶，和父亲迎着夕阳，向大山深处走去。

一路上，在边走边聊中，我知道了更多关于爷爷的事情。爷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建水库、修水渠、上山打柴、下河摸鱼、田间地头种庄稼，他都是一把好手。爷爷还本分老实，给村集体当过十几年会计。爷爷的军用水壶，就是那时一位转业回来的公社干部以个人名义赠送的，算是对爷爷辛苦工作的褒奖。

爷爷非常喜欢这个水壶，无论是带头下地生产，还是走家串户核对工分账物，他总会背着这个光荣的“宝贝”。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爷爷年纪也大了，就从“村干部”岗位退了下来。尽管如此，他依然闲不住，植树造林、嫁接果木……每一项劳动对上了年纪的他来说，都是苦差事，爷爷却乐此不疲，累的时候总会敲敲这个水壶说：“它的老主人可比我吃的苦多！”

一路上，父亲认真地给我讲着爷爷的过往。我感慨万千。爷爷没有当过兵，却一直在学习军人能吃苦的精神。我这个当了20年兵的军人，有时候反倒抱怨苦累。轻抚爷爷的军用水壶，我顿时觉得有些羞愧。

不知不觉间，我和父亲翻过了一道山梁，老屋所在的村庄便尽收眼底。小河边零零落落的乌桕，叶色红艳夺目，微风掠过，树梢蜡白的木子（乌桕的种子）不时向我们点头致意；山腰的柿子树很是热闹，红彤彤如小灯笼般的甜柿子大概是熟透了，引得一群喜鹊飞来舞去，叽叽喳喳争相啄食；茶园地头的板栗树就冷清多了，叶子早已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或许它们正在默默地向下扎根，为来年再次硕果累累而积蓄营养……

乌桕树、柿子树、茶树、板栗树，哪棵树旁没有爷爷曾经辛劳的身影，哪块地头没有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留下的汗滴？我想，爷爷的军用水壶，和这些树、这些梯田、这美丽的村庄一样，都成了那一代人和几代人勤劳努力最好的见证。

天色渐晚，四周炊烟袅袅升起。带着不舍，我和父亲离开了老屋。回去的路上，我们还是聊着爷爷。爷爷离开我已有30个年头，我脑海中关于他的记忆少之又少，这次算是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父亲连忙把军用水壶又挂回了墙头。这一挂，也挂在了我的心头。

休假结束，回归火热的军营生活，我的内心较从前多了一份踏实感和幸运感。在军旅路上，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如同父辈那般踏实勤劳，永远保持兵之初那般纯粹，该是件多么快乐而有意义的事啊。